

不肖生著

留東新史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留東新史目次

卷上

- 第一章 唐處士假造女豪傑 汪議長寵納老太婆……………一至一〇
- 第二章 探口風汪夫人生病 出怨氣胡女士設謀……………一至一〇
- 第三章 拔槍拚命女俠教夫人 天理良心來賓請議長……………一至一四
- 第四章 受威逼忍氣簽條 聞件敗耗攜眷走春申……………一至一二
- 第五章 汪遜虞家庭施巧騙 李潤林海舶顯忠誠……………一至一〇
- 第六章 涉風濤頭搖撥浪鼓 怕水厄身套救命圈……………一至一二
- 第七章 怕盤詰偏遭鉤距 因盪激又受驚惶……………一至一〇
- 第八章 會故人抵掌談戰略 游鬧市半路遇冤家……………一至一〇

- 第九章 汪遜虞神戶市丟臉 胡本蕙下宿屋主謀……………一至一〇
- 第十章 半夜訪人李潤林受惡氣 清晨謝罪汪遜虞下說辭…………一至一二
- 第十一章 陳太婆夜教汪議長 胡女士私通底下人……………一至一〇
- 第十二章 頑皮惹禍避責離家 狂賭輸錢立功作督……………一至一〇

卷中

- 第十三章 寫別字苦煞同鄉人 看對聯怒撤縣知事……………一至一〇
- 第十四章 上碼頭無心逢舊友 驚豪富變計學陶朱……………一至一〇
- 第十五章 偷烟泡壯士失聲名 剗地皮顧問耽驚嚇……………一至一二
- 第十六章 進讒言陰謀逢敵手 保少校名片出風頭……………一至一〇
- 第十七章 發橫財深心成失望 看新劇獻媚互爭先……………一至一〇
- 第十八章 搵酸鬧醋競拜乾兒 勸嫁說媒各貪權利……………一至一〇

第十九章 防刺客密佈機關 換和服故設疑陣……………一至二

第二十章 免驚慌決赴蓬萊島 查行李着急芙蓉膏……………一至二

第二十一章 出風頭小住西村館 租別墅謝絕支那人……………一至二

第二十二章 賀新居當面開教訓 聽挑撥背地吞大烟……………一至四

第二十三章 制丈夫奇謀傳弟子 新戀愛偏遇舊家庭……………一至一〇

第二十四章 探消息單身走澳門 避情敵雙飛渡神戶……………一至一六

卷下

第二十五章 浪子最工攛騙行爲 愛情不敵金錢魔力……………一至一〇

第二十六章 讓貸家夥謀設騙 吃料理破口罵人……………一至一八

第二十七章 送卡片又興醋海波 發橫財乃遂雙棲願……………一至二二

第二十八章 施惡報父子聚廳 失銀箱夫妻反目……………一至一〇

留東新史 目次

四

第二十九章	沈錦棠忿寫賠償字	王甫察誘奸女居停……………	一至二
第三十章	徐君勉絕處逢生	王甫察禍中得福……………	一至二
第三十一章	做縣官盡情剗地	騙弱女信口開河……………	一至四
第三十二章	周慕蘭大鬧長崎市	劉藤子改嫁吳服商……………	一至八
第三十三章	俏下女垂青大肚皮	濫情人又發老脾氣……………	一至四
第三十四章	濫情人笑語慰嬌妻	薄命女悲啼逐浪子……………	一至二四
第三十五章	受慫慂存心吞煙泡	發雷霆決意攆侍姬……………	一至一八
第三十六章	打電報下僕掉槍花	補功課教員上惡當……………	一至一〇

留東新史

卷中

第十三章 寫別字苦煞同鄉人 看對聯怒撤縣知事

話說那人被拘押在軍政執法處，並不會提出來問過一次。巡押到兩個月，受盡了牢獄之苦，身邊又沒帶多少銀錢，可以賄通獄卒，直與判了死刑的囚犯無異。急得整日整夜的在牢裏痛哭。這日正坐在地，下，哭得頭昏眼花，聽得鐵欄門外鎖鑾，門開處，走進一個衣裳楚楚的人，年約三十左右，從容走到那人跟前，蹲下身來問道：「你和大帥是同鄉麼？」那人揩了眼淚，點頭應道：「怎麼不是呢？」來人道：「你這回到長沙來，是爲找大帥要求差事的麼？」那人又道：「怎麼不是呢？」來人道：「你會見過大帥麼？」那人道：「怎麼不會見過。小時候同在一塊兒玩耍，也不知有過多少次。來人搖頭道：「我是問你這回到長沙來，曾見過大帥沒有？」那人道：「那有工夫給我見他呢？」我到長沙的第二天，就被拿到這裏來了。直到此刻，我還不明白犯的是甚麼罪。來人低頭想了一想，問道：「你在家鄉的時候，和大帥做一塊兒玩耍，曾有甚麼言語舉動得罪過大帥麼？」那人也把頭搖着道：「我若曾有得罪他的時候，這回也不敢來求差事了。那時祇有他欺負我的，因我比他老實，沒想到做了督軍，還是從前那們欺負我，無緣無故的要我坐牢。來人接着問道：「和你從

家鄉動身同到這裏來的。共有幾個人。其中有不有和你有仇恨的。那人道。我動身祇獨自一個。到這裏還是獨自一個。沒有同伴的。來人很露出躊躇樣子問道。你此刻能猜得出大帥怎麼會知道你到了長沙的麼。那人道。這是用不着猜的。我動身的時候。向叔老太爺求了一封薦信。我一到就打發旅館裏的茶房。送到督軍署。我並在信封套上。寫了那旅館的地名和招牌。他看了那信。自然會知道我到了長沙。來人道。那麼你一定是曾得罪過叔老太爺。信裏說了你的壞話。那人連連擺手道。不是。不是。休說我決不敢得罪叔老太爺。就是曾對叔老太爺有甚麼錯處。他老人家是個有名的慈悲人。從不肯和人結仇記恨的。豈肯是這們害我。況且那封信。不曾封口。我抽出來看過。寫得很結實。惟恐我花盤纏找不着事。空手不敢回家鄉。來人聽到這裏。微微的點頭道。既是這們一回事。沒奈何。你且耐住性子。多在這裏坐一會罷。說着。立起身要走。那人站起來。作揖哀求道。請老爺替我去求求情。好麼。我自願歸家鄉。安分種田。再也不敢想幹差事。發財了。來人笑了一笑。也不答話。即走出牢間去了。過了一日。又換了一個兵士打扮的人。開鐵欄門進來。向那人招手道。來。處長傳你上去問話。那人祇得跟着兵士出來。心裏却跳個不住。不知此去得受甚麼處分。彎彎曲曲的。穿過了好幾個房間。走到一處。兵士一手撩起門簾。回頭向那人努嘴道。處長在房裏。進去罷。那人初次從鄉裏出來。一團勇氣。早被兩個月牢獄之災。消磨得乾淨。

這時忽要他見官，祇嚇得渾身發抖，但又不敢不進去，祇好低着頭，一邊抖着，一邊跨進房，偷眼看房中一個五十多歲的瘦削鬍子，正從躺椅上抬起身來，那人不敢怠慢，遠遠的便雙膝跪了下去，耳裏聽得帶笑的聲音問道：你就是楊德明麼？快起來，坐着談話罷。那人口裏應是：仍跪着不敢起來，耳裏聽得催了幾遍，才爬起來，看那處長笑容可掬，指着旁邊的椅子，說：請坐。楊德明心裏略安了些，就椅上坐了半邊屁股。處長開口笑問道：你認得字麼？楊德明道：認得些兒。處長一面右手向懷中掏摸，一面左手招着楊德明道：來，我給一樣東西你瞧。楊德明誠惶誠恐的走近處長跟前，祇見他從懷中摸出一小摺紙來，彷彿是一個信封，封套摺疊起來了的樣子。處長才一展開，楊德明即已看出，就是叔老太爺所寫薦信的封套。處長指點着封套背面一行字道：你認得這幾個字麼？楊德明一看自己所寫旅館地名，旁邊添寫了楊德明抓在執法處八個字，下面還蓋了一顆小圖章，却認不出是甚麼，正打算仔細看看，那處長已仍舊折疊起來，往懷中一塞，笑道：你去坐下來，我說給你聽罷。楊德明回身坐下，聽處長說道：你必是命裏犯牢獄之災，所以有這兩個月的苦給你吃。兩個月以前，大帥傳下這封套來，我因為知道大帥的脾氣，從來下手諭，沒有一定的紙張，沒有一定的格式，遇着甚麼紙，順手就拿甚麼紙寫，祇要蓋了這顆鎮撫三湘的小圖章，就能爲憑。我當時接了這手諭，自然照辦，把你抓到這裏來，以爲不久必再有怎生處

理的命令下來。等來等去。直等到昨日。已是兩個月了。仍不見有些兒動靜。就祇得教書記官。到牢裏探你的口氣。書記官將和你談的話。向我報告。我還是得不着頭緒。恐怕是大帥事多。把你忘了。今日親去覲見。坐了一會。大帥並不提起你的話。我逆料這事多半是誤會。便用極活動的話問道。特來請大帥的示。楊德明已到處兩個月了。應怎生處置。大帥怔了一怔道。哦。楊德明嗎。隨便給一個五六十塊錢。一月的小差事。他混混罷了。若是可以幹大事的人。我也不寫派在執法處的話了。這怎麼用得着來請示呢。我見大帥是這們說。才知道抓字是派字的筆誤。這不是你合當要受兩個月牢獄之災嗎。這椿笑話。當時在趙繼文跟前當差的人。知道的很多。祇沒人敢向趙繼文說穿。因趙繼文的性格異常謹短。專一喜聽人說恭維他的話。像這種事。若有人敢當面對他說出來。他必然惱羞成怒。給說的人大下不去。他這樣自作聰明的舉動。還有一椿很有趣的。他在湖南。原是督軍兼省長。省長公署有個姓龔的秘書。人品學問都很好。趙繼文極是親信他。省長公署許多重要公事。都是龔秘書主持。那時長沙縣出了缺。得不到相當的人物繼任。趙繼文便委任龔秘書爲長沙縣知事。長沙本是極衝繁的缺。龔秘書振作精神的做官。到任沒多久。就親筆寫了一副。眼前皆赤子。頭上有青天。的老縣衙對聯。用本板刻了。懸掛在大門外。以作他認真做官的表示。做了幾個月。長沙一縣的人都覺得這龔知事很好。趙繼文便益發信任他。

了。龔知事既是個人品有學問的人，逢迎巴結的舉動，自然不甚在行，因此就失了四帥趙繼孔的歡心。趙繼孔有好幾次可以弄錢的事，都被龔知事無意中破壞了。趙繼孔便氣得牙癢癢的，恨不得把龔知事生吞活吃了。想對趙繼文說，撤龔知事的差，又苦尋不着知處。知道趙繼文信任龔知事，不是憑空幾句壞話所能動搖，於是就派遣了幾個精幹心腹人，專一調查龔知事的行動，隨時報告。這日那副木對聯刻好了，懸掛出來，派遣的人看了，即回報趙繼孔。趙繼孔聽了，笑道：「哈哈，你也有落到我手裏的日子啊！我有了這種憑據，不愁你不滾蛋。」隨即坐轎子到督軍署，一見趙繼文的面，就做出忿忿不平的樣子，說道：「大哥待龔三，任憑怎麼沒有天良的人說，也不能不說是仁至義盡的了。可惡龔三那雜種，簡直絕無心肝，那裏把大哥放在眼裏？這東西竟敢如此無狀。大哥若不重重的懲辦他，大哥這個省長的兼職，祇怕快要幹不成了。那時趙繼文心裏所最恐慌的，就是怕有人搶奪他的省長兼職，旁的都不害怕。當時聽自己兄弟說得這般鄭重，不由得不着慌，忙把手中煙鎗一攢，從煙坑上翻身坐起來，問道：『老四，你這話從那裏說起來的？』難道龔三居然敢謀奪我的省長嗎？」趙繼孔見這幾句話，把自己哥哥打動了，更故意張大其詞說道：「他豈但謀奪的省長，他還自以爲是太上省長。太上督軍呢？趙繼文又急又氣道：『你爽利些說罷，他怎麼自以爲是太上省長？』太上督軍祇要有憑據，我決不饒他。」趙繼孔道：「沒有實在

憑據。我就敢來向大哥報告嗎。大哥可知道。赤子兩個字怎麼解麼。趙繼文搖頭說不懂。趙繼孔即湊近烟坑。拈烟簋蘸了茶。在煙盤裏畫了赤子兩個字道。就是這兩個字。趙繼文看了連哦了幾聲道。這赤子我知道。就是做小孩子解。趙繼孔點了點頭。接着在赤字上面加了眼前皆三字。用煙簋指點着說道。這五個聯起來大哥想想有多大的口氣。此刻在湖南除了大哥還有誰配說這五個字。趙繼文看着念了一遍道。這是自然。除了我沒人配說。難道龔三敢這們說嗎。趙繼孔哼了一聲道。豈僅口說。並這們大一個的字寫起來。用木板刻了。懸掛在長沙縣大門外。這五個字是一邊。還有一邊。是頭上有青天五個字。說着也用煙簋蘸茶寫了。趙繼文失聲大叫道。好大的口氣。這五個字更來得兇。簡直是在他頭上的。就祇有青天這不成了一個九五之尊的天子嗎。這還了得。我一向把他當個能員。特地提拔他做長沙縣倒沒看出他的氣派。比我還大。他以為我不到長沙縣衙裏去。是不會瞧見他這對聯的老四。你也不要向外人去說。就在今夜悄悄的打發兩個馬弁。將那兩塊木板肩來。不可使他知道。自行銷滅證據。木板到了我這裏。我自自辦法。趙繼孔如了心願。歡喜得諾諾連聲的應是。就在這夜。趙繼孔果然教心腹馬弁人不知鬼不覺的。將那副新刻成的對聯偷來。趙繼孔即時親自送到督軍署。彷彿押解重要賊證一般。次日早起。龔知事得了衛隊長長的報告。說大門外新懸掛的木刻對聯不見了。雖覺得詫異。也沒放在

心上。一會兒督軍公署有電話來，要縣長親自談話。龔知事接着是一個從前最要好的同事打來的。那人在電話裏問道：縣署大門的對聯，不是被竊嗎？龔知事連聲說是。那人又道：你當心一點兒罷。對聯是大帥派人取來的，剛說到這裏，便掛了筒。把電線搖斷了。龔知事莫明其妙，猜不出趙繼文將對聯取去的理由。心想：同事的爲甚麼教我當心一點兒呢？正在疑惑，電話鈴又響了，以爲是同事的。剛才因事打斷了話頭，這回是繼續前話，拿起聽筒一問，却是督署承啓官打來的。說大帥傳縣長立刻去見龔知事。祇得連早點都來不及吃，卽時去督軍公署。趙繼文已坐在客廳裏，裴盛怒相待。見龔知事進來，便在桌上拍一巴掌，隨跳起身來，喝問道：我甚麼事薄待了你？你竟不把我放在眼裏？你好大的胆，公然明目張胆的說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老子？你這種悖逆東西，我若不因你平日辦事也還認真，我立時把你宰了。趕緊回去預備交代，我就委人來接事。龔知事不慌不忙的說道：大帥的面諭，自應恪遵，不過大帥發這面諭的意思，知事太蠢了，實在不懂得。知事伺候大帥好幾年了，若真有悖逆的行爲，應求大帥按律重辦。趙繼文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還裝模不曉麼？你那縣衙門外掛的對聯，寫的是兩句甚麼話？龔知事道：那是一副做縣官的老對聯，知不過借着勉勵自己的。趙繼文罵道：混帳！從前專制時代的縣官，敢掛這種目無君上的對聯麼？龔知事道：赤子是指一般百姓而言，所以百姓稱縣官爲父母官，眼前皆赤子。

是無分厚薄之意。趙繼文不待龔知事解釋完畢，即連連揮手道：「不要再在這裏放屈了。我不相信專制時代的縣官敢這般大膽。就是有，也祇能在山州草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偷偷摸摸的自尊自大。首府首縣，上面放着幾層長官，能容得這樣狂謬的對聯麼？你這東西欺我不讀書，祇道我不懂得。我若真個按律將你重辦，也覺得我的氣度太小。你回去罷，說畢拂袖進去了。龔知事知道無可解辨，回署即辦好了辭呈，遞上去。趙繼文却不即時批准，過了幾月才借故把龔知事撤了。也有人說趙繼文後來知道自已上了趙繼孔的當，將對聯錯解了，因生成謹短的性質，不肯認過，所以遲了幾月方撤龔知事的差。並教左右的人極力將這事秘密。他在湖南，做不到三年督軍，銀錢倒弄了七八百萬，祇因銀錢太多了，想圖個下半世的安享，便不敢照做團長時候的樣，拚命和南軍抵抗。一聽得風聲不好，就早早的把金銀細軟和姨太太一併運到漢口等候。自己仍坐在督軍署想盡方法，搜刮湖南商民的錢。湖南一般商民，從民國元年以來，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兵刮過來，北兵刮過去，早已輪流搜刮得祇剩了皮和骨，膏血是完全乾枯了。那裏還有甚麼足供趙繼文的最後搜刮呢？趙繼文見商民不肯送錢給他，一時氣忿不過，就派兵把商會長拿到督軍署裏監禁起來，並宣言三日之內不能送五十萬元的軍餉來，即將商會長槍斃，縱兵燒搶長沙城一家也不留。可憐這話一傳出來，祇嚇得滿城的商民走投無路。趙繼文派又兵

把守城門。不許商民出城逃走。更急得一般商民。個個都說是死期到了。老弱的。胆小的。無不躲着痛哭。趙繼文將商會長監禁到第二日。得了自己軍隊打敗仗的消息。恐怕耽延了時刻。自己來不及逃跑。遂自行減價。祇要有三十萬元。也就可以不殺會長。不燒搶省城了。一般商民到了這時候。祇得答應下來。推出無數代表。滿城攏湊。一日一夜之間。祇湊了二十一萬現洋。還差九萬元。湖南省城裏實在沒有了。就把這二十一萬元。解到督軍署。商民代表向趙繼文說了許多告哀乞憐的話。趙繼文體察情形。不像有虛僞的樣子。才放出商會長說道。本督軍在貴省三年。不但沒撈到一文錢。還虧累了百多萬。因為中央欠我的餉銀。前後總算起來。足有一千三百多萬元。我為恐怕兵士鬧餉譁變。貽害地方。祇好自己拿出私財來墊發。但是私財有限。去年十月。祇好派人回家鄉。變賣田產。得了三十多萬。全數運到這裏。做軍餉發了。我當時還將這情形。出了一次告示。你們大約應該記得。不是我這們苦心維持。這長沙城。祇怕早已化成灰了呢。商會長和衆代表聽了。那裏敢回說半個不字。趙繼文見三十萬元的數。都不會湊足。心裏很不高興。一面派親信人。押運這二十一萬現洋。去漢口存貯。一面仍打發精幹人去湘潭。向商民借餉二十萬。想不到打發的人才乘武陵九動身。湘潭就在那時候失守了。趙繼文得信。倉皇向岳州逃走。逃到岳州。收集餘燼。還想反攻。奈部下的兵士。沒一個肯出力。趙繼文料知大勢已去。長歎一聲道。

湖南督軍丟了。不足惜。我於今才得四十歲。不愁沒督軍給我做。所可惜的。就是。我。去年。做。四十歲。湖南。各州府縣紳士送我的萬民傘。和匾額壽屏。倉卒逃跑。不會搬出來。此時必已燒得乾乾淨淨了。這些東西。是拿錢買不到手的。說時。淚如雨下。他部下的人。聽了不服。背地議論道。我們當兵的。兄弟。這回在醴陵。洙州。一帶。陣亡了七八千人。一個兵士的死屍。都不曾收葬。這倒不足惜。反可惜那些逼迫人家孝敬的東西。說起來。流淚。這還要我們做甚麼。這樣一來。部下又散了十分之八。趙繼文也不在意。到湖北。祇剩了十來個隨身馬弁。胡廣清兵變的那夜。連這十來個馬弁。都背叛他。擄了他的銀錢跑了。他那老四。又被湖北督軍拿着鎗斃了。他怕波及自己。單身逃到上海。到上海之後。又鬧出了幾樁笑話。不知是甚麼笑話。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四章 上碼頭無心逢舊友 驚豪富變計學陶朱

話說趙繼文單身逃到上海，原打算隱姓埋名，暫在外國人勢力範圍之下，躲避些時，等到大局有機會可乘的時候，再圖活動。祇是這時的趙繼文，已不是捉拿陳家姑娘拜堂時候的趙繼文了。那時趙繼文單身逃到甚麼地方，便住個三年五載，假使他自己不寫信回家，連他家裏人都不知道。這回他悄悄的從漢口動身，自以爲是人不知鬼不覺，他在船上，心想這輪船抵碼頭的時分，上下的人太多，難免其中不有認識我的。祇要有一個熟人知道了，傳揚開去，不到幾日，必弄得全上海都知道，不如等輪船靠埠一小時後，接客的登岸的都走乾淨了，我才從容上去，就不愁有人看見了。計算已定，船將攏岸的時候，他便把自己住的官艙房門，緊緊的關着，聽憑無數旅館和客棧派出來接江的人，在門外長發棧泰安棧的亂嚷，祇是不理。這種繁雜的聲音，一陣一陣的過去，忽覺有人在房門上，敲了兩下。趙繼文心想，不是旅館裏接江的拉客，便是碼頭上挑行李張羅生意，抱定一個不理會的宗旨，任憑敲打，祇是不睬。外面敲了一會，也就不敲了。趙繼文本沒攜帶甚麼行李，僅帶了一口西式小皮箱，船不會到埠時，早已檢點停當。這時聽得外面人聲寂靜了，方從容不迫的，一手提了那口小皮箱，一手扭開房門，正待緩步出房，偶抬頭，祇見一個容儀俊偉，服飾麗都的人，垂着雙手，恭立在門外。趙繼文見面，心裏不由得一驚，想

退避萬來不及。那人已笑容滿面的，鞠躬說道：知道大爺駕到，已恭候多時了。趙繼文看那人年約四十左右，舉動很透着些豪放之氣，面孔甚是熟識，却是一時記憶不起姓名履歷來，暗想：我從漢口動身，並沒給外人知道，這人却從甚麼地方得來的消息，有這們靈通呢？祇怕不是好意的來歡迎我，不如胡亂敷衍他一會，急圖脫身，免得上當。心裏這般打算，口裏便道謝了一聲，說道：我已有迎接的在碼頭上等候，請足下先走一步。我改日再來府上奉看。那人怔了一怔，笑着說道：大爺不是把我忘記了麼？五年前大爺駐紮南苑的時候，和大爺一同拜把的八個人，大爺還記得其中有一個蔡小五子麼？趙繼文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道：哦，原來是小五哥。我這兩隻眼睛真不行，小五哥不說出來，我簡直想不起了。龔德卿在湖南的時候，曾對我提起小五哥，說在上海做生意很得手，我正要寫信給你，後來又因旁的事打斷了。這回你怎麼知道我到這裏來，前來迎接呢？蔡小五子笑道：這話說來很長，此處不宜久留，且請到舍下屈尊些時，再作計較。我有汽車在碼頭上等着，大爺這皮箱給我提着走罷。趙繼文這時才放了心。蔡小五子接過皮箱，引趙繼文上岸，同上一輛紫色汽車，掣電也似的，向白克路蔡公館馳去。却說這蔡小五子，原是直隸人，少時在天津學錢店生意。光緒末年，他手邊有了幾千兩銀子，便和一個山東人姓龔名德卿的，合夥到北京開設一爿小小的錢莊，生意很做得順手。那時趙繼文正陞了營長，因在賭博